

网络文化空间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机制的建构

杨文华, 李海艳

(燕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要] 在宽松的网络空间中, 跨境交流的网络信息、宣泄情绪的网络舆论以及形形色色的网络思潮正行使意识形态的功能, 改变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格局。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网络化, 绝不仅仅意味着通过强制和灌输使大众服从, 而应全方位运行对话机制、自主机制和教化机制, 使社会主义价值观播散于多元网络文化之中。

[关键词] 网络文化; 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 领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 B0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597(2014)01-0024-05

马克思主义的网络化, 是指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以网络社会的发展进程为依据进行的自我完善。它以占领更大范围的网络阵地、吸引更多的网络民众为目的, 是理论创新过程和实践发展过程的有机统一。在宽松的网络空间中, 跨境交流的网络信息、宣泄情绪的网络舆论以及形形色色的网络思潮正行使意识形态的功能, 消解着马克思主义的网络优势, 改变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格局。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网络化, “至关重要是在网络空间中传承卓越的人类的善和道德价值, 它们是实现人类繁荣的基础”^[1]。为此, 我们应在新的知识、技术、文化条件下, 确立网络文化空间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基本方略。

一、网络文化交流中的对话机制

文化交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发展方式, 与不同背景的文化开展对话有助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丰富与完善。信息时代, 网络空间成为跨文化交流的数字化场域, 大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对话的机会。

(一) 对话机制适用于网络文化交流的过程

参与意识形态对话, 是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文化交流中的理性选择。网络创造了一种文化交流的新

方式。传统文化交流主要是地域性的, 通过人员往来进行。它往往发生在跨国和跨地区的军事、移民、旅游、商贸等人类交往活动中。网络文化交流则是非地域性的, 通过信息传播进行。马克·波斯特指出: “20世纪见证了种种传播系统的引入, 它们使信息能够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广泛传输, 起初, 它们通过对信息的电子化模拟征服时空, 继而则通过数字化加以征服。”^[2]以电子化模拟为特征的电子媒介, 大大突破了人类传播的时空限制; 以数字化为主要特征的网络更是完全打破人类传播的时空界限。在网络中, 信息通过数字化处理后能够进行瞬时传播, 来自不同文化区域的信息在网络空间加速流动, 跨越地域国界, 使人类交往的距离进一步拉近, 从而创造了一种高效迅捷的交往模式, 改变了文化交流的方式。随着人们对于异质文化的接触与日俱增, 一些地域性的文化景观经由网络迅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焦点, 加速呈现在世界面前, 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主动参与意识形态对话, 是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

(二) 对话应在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展开

对话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促进自身发展的自觉选择。一般情况下, 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明显, 容易被人们认识和把握。然而, 过于强调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 会引发

[收稿日期] 2013-10-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研究”(11BKS056)

[作者简介] 杨文华(1970—), 女, 河北秦皇岛人, 燕山大学教授, 哲学博士, 主要从事文化哲学、网络伦理研究; 李海艳(1977—), 女, 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燕山大学讲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

人们的相互敌视、冲突,甚至诉诸武装暴力行动。历史上,在不同意识形态相遇时,敌视和拒斥是人们惯常的思维选择和对待方式。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和斗争往往会消耗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人类文明的进步。实际上,同时代存在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其产生和发展由于受到文化环境和群体认知等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都难以穷尽所有真理,从而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有限性和特殊性。因此,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有助于意识形态的自我完善。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对话逐渐成为各种意识形态促进自身发展的自觉选择,被更多人提倡和推崇。当前,随着网络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不同意识形态的交汇更为频繁,意识形态对话的条件日益成熟。参与网络对话,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创造强劲的发展动力。

(三)对话应把握适当的度

对话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自我发展。任何具体意识形态要克服自身的有限性,都需要借助文化交流的形式与其他意识形态展开深层次的对话,以求丰富和发展自身。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言,它在参与网络对话的过程中,应注意两个基本点。首先,网络对话是包容的。由于核心价值观的差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然表现出对其他意识形态的排斥性。这就要求它在网络文化交流中,应突破异己性,提高包容性,促成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对话。这种意识形态对话是一种双向或多向的交流,对话各方在忠诚于信仰的前提下承认并允许分歧的存在。同时,各方都应秉持自我批判的态度,避免对真理理解的绝对化,以开放的视野参与对话。否则交流将无法顺利进行。

其次,对话各方是平等的。在网络文化领域,参与对话是一种权利,但要避免一方企图对他方进行权力控制。网络对话的前提是差异和分歧,在一个具体问题上持有完全相同观点之间的交流不属于对话。另外,确信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理而以完全否定对方为目的,或者意图说服对方放弃原有信仰以求转化对方的争吵、辩论,也不符合对话的本质要求。网络对话的实质是通过学习和交流,促进自身的改变和成长,而不是迫使对方改变。为了实现真正的网络对话,各方必须保持地位均等。在对话过程中,某种意识形态可能占据了优势地位,但这种优势不应转化为霸权。对话各方应放弃自我优越感和凌驾对方之上的图谋。否则意识形态间的对话将可能中断,冲突和斗争会成为意识形态相遇的常见主题。

二、网络文化冲突中的自主机制

网络将属于不同民族或国家的不同文化类型整

合于一个平台,建构了一个立体化的文化空间,提高了人类文化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但同时,网络也使不同文化的交锋、碰撞日益加深,意识形态冲突日益加剧。

(一)自主机制适用于网络文化冲突的过程

坚持自主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文化冲突中的理性选择。首先,意识形态领域一直以冲突和斗争为主要存在状态。这与意识形态本身的政治属性有关。从本质上看,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同阶级利益和阶级统治密切相关,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总是代表其根本利益。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必然有自己的思想观念体系。因此,阶级性是意识形态最本质的特征之一。从功能上看,意识形态为社会政治服务。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其实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其首要功能是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合法性辩护。此外,意识形态对于其社会成员具有凝聚作用,它通过引导人们达成政治共识来巩固社会政治制度、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可见,政治性是意识形态的首要属性,政治分歧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差异、多元及冲突。

其次,网络加剧了意识形态冲突。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它为不同意识形态的相遇提供了技术条件,为意识形态交流创造了机遇。同时,也使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更为直接。网络传媒的即时化、视觉化、感性化发展,使网络传播具备了便捷性、层次性、立体性的特征。时空距离的压缩,传播空间的拓展,使不同的信仰、观念和生活方式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使意识形态更加贴近大众,这增加了意识形态碰撞的可能。并且,网络传媒负载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信息,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也进行社会价值观的传送和教化。它通过各种形式对大众进行思想渗透和价值引导,力图控制人们的思想,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进而渗透到人们的心理结构,使其自愿接受这种控制。可见,网络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价值选择,加剧了意识形态冲突的程度。

(二)自主机制要求固守马克思主义的网络阵地

自主是指主权国家在文化冲突过程中对自身独立意志和完整权力的选择与坚守,是保障国家利益的战略原则。它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但反对文化霸权,坚持各民族、国家和地区文化的平等发展。

首先,文化继承是固守网络阵地的前提保证。网络世界,尽管与工业化时期的殖民世界不同,但西方文化在其中依然保持着绝对优势。在西方文化的主导下,网络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意识形态共识成为民族国家的主要纽带,渗

透在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中。保持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关键在于汲取本土文化资源的精华,强化意识形态共识。然而,网络化使我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重西方、轻传统成为日益普遍的网络文化现象,传统文化被视为保守和落后的象征。甚至有一些网络精英提出,西方文化代表人类文化的前进方向,只有彻底摆脱民族文化传统的束缚,才能实现文化的现代化。这种主张具有明显的西方化倾向,它会直接影响年轻网民的生活取向和价值取向。在网络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放弃自主性就等于放弃了自我发展,而推进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才是固守网络阵地的基础。

其次,文化创新是固守网络阵地的持续动力。在网络时代的文化争锋中,保持意识形态的自主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它需要新的文化条件下重新评价传统,从西方文化或者其他世界文化中汲取能够为我所用的文化因子,“取新复古,别立新宗”,才有可能推进文化创新。可见,自主性不是孤立封闭的,它不是对其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全盘否定,而是要通过互动的文化创新过程提升自主发展的水平。网络文化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在经过了中西文化的长期比较之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能否抓住这一机遇壮大自身,不仅取决于对已有原创性资源的把握,也取决于对新的文化资源的批判吸收。

(三)自主机制要求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网络影响

总体而言,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网络影响,有效处理网络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应从两方面出发。

首先,在理论上展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具有文化合理性追求,这使得它得以将其内含的阶级诉求转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由此构成其理论的普遍性基础。这一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取得了成功,被确定为国家意识形态,最终通过各种文化形式对社会成员施加的影响,获得了其普遍认同。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力来源。在网络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力面临新的挑战。这就需要它从文化关怀的视角建构网络叙事空间,在文化传播和思想斗争中展示其理论的普遍性。在保持其固有的阶级性、民族性的文化品格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学者应突出展示其时代性、全人类性的宏大价值取向,进而以一种“普遍性”的面貌深入网络生活,关注网络现实,整合多元而杂乱的文化局面,开辟网络发展空间。

其次,在实践上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整合功能。通常情况下,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往往通过政治强制力实现,它排斥、压制非主流意识形态。这不

仅会造成思想观念上的“大一统”局面,而且会带来人们心理上的逆反,造成形式上的虚假认同。这种方式不宜用于马克思主义的网络实践。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空间的发展,应采取文化整合的方式,主要从文化、观念等方面展开。它至少有五种战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信仰;对于这种价值和信仰作出自我理解;把它普遍化与中立化;运用理论手段分解反对它、并与之相竞争的信仰和思想原则;接近社会现实使其大众化。宣传、解释、分解都是文化整合常见的手法,运用这些手法,从观念上整合网络大众,使人们认识、了解、接纳马克思主义,以达成一种行动上的协调优化。从文化上选择并吸纳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有益部分,引导并规范非主流意识形态,发挥文化的普遍性,形成一主多样、和谐不悖的意识形态格局。

三、网络文化发展中的教化机制

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在于能为其所服务的政治形态和政治制度提供恰当的说明和辩护,它直接关系到一种政治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兴衰成败。强制与教化是意识形态实现其合法性的两种手段。政治权威时代,政治权力运用强制进行直接的意识形态控制。而在网络时代,这一手段很难适用于网络大众。

(一)教化机制适用于网络文化发展的过程

网络文化环境下,社会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表现出自觉性特征。为赢得更大范围的网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接纳,应以教化机制取代强制机制,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传统社会,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实现通过强制机制完成。任何政治形态和政治制度为了证明自身的合法性,都必须为这种合法性提供思想和理论根据。这一职能的具体内容是:国家通过运用思想和文化手段塑造与影响民众的价值观念,使他们认可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并自愿地服从国家的控制和管理。加塔诺·莫斯卡认为:“统治阶级不是仅仅通过已经拥有权力这一事实来使其权力正当化,而是试图为之寻找一个道德与法律基础,把它表现为人们通常认可和接受的原则与信仰的逻辑的和必然的结果。”^[3]莫斯卡在这里所说的“统治阶级的道德基础”就是他一贯称之为“政治模式”的意识形态。正是意识形态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地位,它使被统治阶级感到现实的政治统治不是来自纯粹的物质力量,而是有其道德上的根据,进而为政治权力提供持久的、终极性的来源。

但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

它应通过长期教化实现。在网络文化的发展中,意识形态出现了重要转向,其政治性大大减弱,而其内在的文化本质在更广泛的领域表现出来,从而具有了贴近大众的鲜活生命力,需要通过更柔性的教化机制来实现。“一种公认的意识形态是能够自己长期存在下去的,不需要那些受益最多的人去进行什么有计划的宣传。当有人为了寻求宣传某种信念的方法而煞费苦心的时候,就表明该信念早已奄奄一息了,社会的基本前景已经衰败了;要不就是一种新的胜利前景还没有获得男女老少各色人等的自发的忠诚。”^[4]要获得大众自发的忠诚,马克思主义的网络化应具有相当的灵活性,紧跟网络文化的发展,反映网络生活的变迁。“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5]

当然,一方面,网络教化不能超出时代的需要,创造出“假”、“大”、“空”的神话,用最终理想来取代阶段性目标,忽视初级阶段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忽视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意识形态建设的区别。另一方面,网络教化也不能滞后,把马克思主义特定时代的观点加以神圣化、教条化,用僵化的、抽象的、已有的教条来裁剪生动的网络政治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网络教化要适应时代需要,最根本的是着力解决网络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这就要超越传统时期的阶级属性和斗争视角,澄清各种模糊认识,重视大众需求,突出大众利益,促进各社会阶层的协调合作,追求社会和谐。

(二)教化机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知识权力的建构

在网络时代,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变化,意识形态的发展不再主要依靠政治权力的指导与保证,而是依赖知识权力为其奠定合法性基础。

首先,知识权力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基础。马克思主义以一种科学的立场来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描述人类共同的理想追求。当它由一种科学知识转化为一种信仰之后,知识被纳入政治体制,成为构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性权力。可见,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权力来自其科学性,而这种科学性已经得到了实践的检验。我国革命的成功表明其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由此使指导这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获得了实践证明,使之被公认为是科学。网络时代,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要取得合法性支持,需要依靠自身的知识权力。

其次,在网络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的教化应该凭借其知识权力,使其成为一种主导的理论并加以制度化。网络社会的服从精神来自于科学世界观所确

立的客观规律与必然法则。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性、终极性规律的描述,在网络社会应具有支配性的意义,有利于引导公民价值观和社会发展方向,进而向非意识形态的社会心理领域渗透。通过这种过程,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可唤起大众的热情,启迪服从精神。在网络生活领域,服从精神构成了更为本质的东西。服从那个掌握着真理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意识形态,就是科学和理性对每一个人发出的“绝对命令”。

(三)教化机制要求马克思主义人民性的支撑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不是奠基于古代社会皇权所代表的那种神秘的“天意”之上,而是奠基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上。因而,支撑人民性取向的归根结底是科学。网络时代,“人民”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按照人民性的逻辑,凡是符合人民利益和需要的思想观点和政策措施都是合法的。坚持人民性的尺度,要求马克思主义实现大众化转型,以保持其在网络社会的理论活力。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言,霸权永远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成就,而“必须不断地被更新、再造、保卫和修正”。^[6]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同样面临被更新和再造的问题。在当代情境下,它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重新创设资本主义批判的网络语境。当前,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业社会发展的预测,面临着时代的变化。科技进步缓解了发达国家经济危机和阶级冲突的内在压力,使得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机大大延后。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重新估价网络时代资本主义危机的特点,重新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方面,网络时代,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得到缓解,而资本主义的价值危机则更为深刻。资本主义已经没有能力创造新的价值,给予传统价值以积极的内容。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与普世价值相冲突,使得共产主义信仰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作为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超越,共产主义信仰注重整体、崇尚劳动和奉献、追求每个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主导价值观,必然会增强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网络化时代的话语能力。另一方面,网络技术进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所引发的文明冲突,加深了文化矛盾和生态危机,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转换趋势。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主张作出调整,弱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批判,强化对资本主义扩张的文化批评。

其次,保持意识形态敏感性。追求意识形态的纯粹性而导致话语权力的偏执,曾经是某一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和执政党对于公开批评和社会思想的波动,甚至会

以极端方式做出反应。这种做法虽然有助于政治的暂时稳定,但扼杀了有借鉴价值的大众话语生产的可能性,对马克思主义的长远发展无益。网络文化景观是多样的,作为意识形态滋生、交往的领域,形形色色的异质性学说在这里相互浸染,竞相争夺话语权威。因此,在网络环境下,追求意识形态的纯粹性既不符合实际,也会导致解释上的乏力和政治上的无效,无法聚合不同的政治力量。处理复杂性和纯粹性、指导思想一元化和网络文化多元化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转型的重要内容。保持适度敏感,合理确定话语开放的底线,科学规划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显得极为重要。

在网络文化的空间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权的掌控,绝不仅仅意味着通过强制和灌输使大众服从,而是应通过网络传播,全方位地运用对话机制、自主机制和教化机制,使社会主义价值观播散于

多元网络文化之中。

[参 考 文 献]

- [1] 理查德·斯皮内洛. 铁笼,还是乌托邦——网络空间的道德与法律[M]. 李伦,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50.
- [2] [美]马克·波斯特. 第二媒介时代[M]. 范静哗,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3.
- [3] [意]加塔诺·莫斯卡. 统治阶级[M]. 贾鹤鹏,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18.
- [4] [美]哈罗德·D. 拉斯维尔. 政治学[M]. 杨昌裕,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9.
- [5] [美]诺斯.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 陈郁,罗华平,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4:58.
- [6] Terry Eagleton. Ideology[M]. London: Verso, 1999: 115.

Marxist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Leadership System in Network Culture

YANG Wen-hua, LI Hai-yan

(College of Marxism,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Abstract: In the free cyberspace, cross-border exchange of network information, network media to vent their emotions and various kinds of cyberspace thoughts are exercising the function of ideology, changing the ideology patterns in the cyberspace. The promotion of Marxism in network absolutely not only means to make the general public obedient through compelling and indoctrination, but also manages a full range of dialogue mechanism, independent mechanism and enlightenment mechanism to spread socialist values in multi-network culture.

Key words: network culture; Marxism; ideology; leadership system

[责任编辑 李长成]